



■青春岁月

我为车间编墙报

□张建树 文/图

看着眼前工友珍藏多年的这张照片，我便想起当年我在华芳集团车间编墙报的情景，照片中最里边站着的那位男员工就是我。

十年前我来到了张家港的华芳集团打工，那可是中国500强企业之一，总资产超过105亿，员工达3万多人，其棉纺产业规模处世界第二位，是全球最大的精纺呢绒生产基地之一。能进入这家全国知名企业工作，我倍感自豪。

在工作闲暇之余，我喜欢在车间的墙上练书法，写了涂涂了写，我的字竟被车间主任相中，非让我负责办车间的墙报不可，每月再多补我100元钱，为此还给我调整了一份十分轻松的工作，让我始料未及，喜出望外。

编墙报也绝非易事，不仅要求字要写得好，还需懂得插图的知识，这样制作的墙报才能图文并茂，让人百看不厌。插图对我是一个短板，需要从头学起。

我趁倒班的间隙，跑到市内新华书店买了一本有关插图的书，每天下班后，就躺在床上认真研读，到出墙报时，我就拿出来现学现卖。墙报的内容都由车间主任来提供，大都包含两个方面，一是本车间的新闻，二是车间内安全操作的常识。

首先我要把墙报的内容一一吃透，哪篇文章适合配哪幅插图，又适合什么样的艺术造型，甚至还要对每篇稿子的标题、字号、粉彩等，在心里认真推敲揣摩，然后按照成熟的想法呈现在墙报上。首期墙报完成以后，车

间员工们纷纷竖起大拇指，不约而同地一起给我鼓掌。车间主任的两只杏眼，已眯成了一条线，她用“叽里哇啦”的江浙话，连声夸“好”，这时我才敢松一口气，压在心坎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。

看着自己用心编好的墙报，欣慰之情溢于言表，每一篇文章，就像刚刚从母亲身上“瓜熟蒂落”的孩子；每一个标点符号，就像可爱孩子的明亮眼睛；每一种色彩，又像给孩子们佩戴的彩绸。听着别人不住的夸奖，我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。

月底是车间发工资的日子，我领了整整1500元。这是我那年月拿得最多的一次月工资，几乎是我在我乡政府上班时月工资的近4倍。会计特地告诉我，还包含本月100元的编墙报补贴。

周末，我和在华芳上班的几个河南老乡在街上的餐厅小聚，老乡们不无羡慕地告诉我，他们在这里当了几年的老员工，工作很累，工资还没有我的高，每月才领到1400元，只有车间的组长才能领到1500元工资，说我这家伙肚里有“水”，还没来“三天”，就轻轻松松享受上班组长的待遇，真牛！听得出来，老乡们既是我能力的肯定，同时又是对我的羡慕！

我告诉老乡们，年轻时的拼搏付出，都是一点点为自己积累经验，不要为一时的怀才不遇而烦恼，也不要因为自己的才华被埋没而怨天尤人、一蹶不振。不管啥时候都要坚信一个理儿，只要你是一块金子，一定会有发光的时候。

■征稿启事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

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
本版邮箱:ldwbgh@126.com
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家庭相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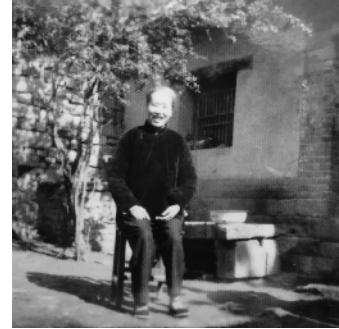
为儿女尝野草的母亲

□田翠芝 文/图

看着母亲的遗照，我不由就想起许多她在艰苦岁月里养活儿女们的往事。

我家住在县城，过去由于没有固定收入，日子一直过得紧巴。有一段时间，父亲的生意没了进项，眼看家中揭不开锅了，可还是没钱买粮。母亲听说有人割青草卖给过路的车把式，能换来毛儿八分钱，她就加入了割草人的行列，每天挣三毛两毛，三斤二斤地买回点口粮维持生活。一天，家里就要断顿，母亲把面缸扫了又扫，扫出一把面，给儿女们烧了两碗稀面汤，她自己则喝了半瓢冷水，紧紧裹着腰带，又背上大荆筐，抱着正吃奶的弟弟下地去了。她正在走东串西割着草的时候，突然天空乌云翻滚，雷鸣电闪，下起了大雨，母亲急忙丢下篮子和镰刀，抱着弟弟就近钻进巴茅丛里躲雨。雨越下越大，母亲怕弟弟淋雨生病，就脱了上衣裹住他，又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弓起腰给他挡雨。谁知道，一下雨，地里的蚊虫、小咬们，就都缩到巴茅丛里来躲雨了。这下可好，母亲那裸露的脊背，成了它们的美餐，它们趴在母亲的背上，又咬又吸，把母亲的光脊背弄得伤痕累累、血肉模糊。可为了弟弟，母亲对这些是顾不了的，致使自己的脊背瘙痒、肿疼难忍，半个月内不能仰卧。

冬天不能割青草了，母亲就打起屋前空院的主意，想让它长出粮食，使家人吃上饱饭。她找来铁锨和耙子，在院子里开始垦地。过去我家的院子里开过炉房，地被砸得很瓷实，土里还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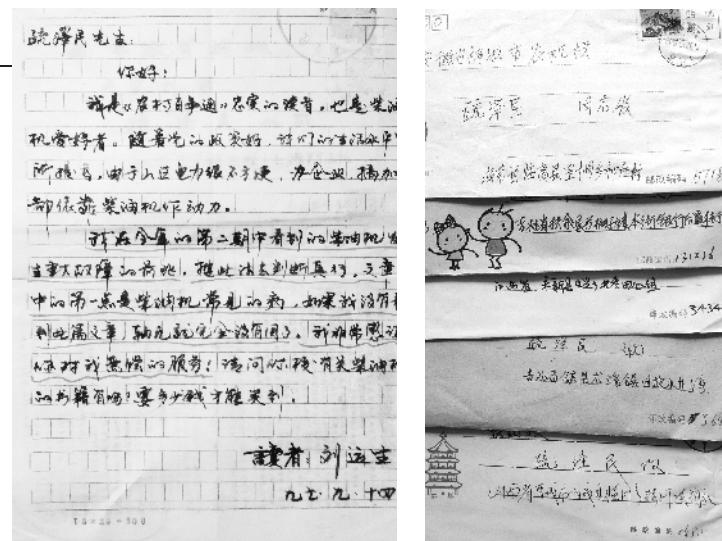
的“红薯娃”、“红薯筋”洗去泥沙，大的用擦子擦碎，小的用蒜臼捣烂，再用水淘淘澄出粉子、滤出渣，粉子打凉粉，渣放上盐用手团成团儿蒸着吃。有一次，母亲又去遛红薯，因为地里收得实在太干净了，从这地块儿遛到那地块儿，又从那地块儿遛到这地块儿，创了很久，却一无所获。疲惫饥饿中的她，想着饥肠辘辘的孩子们，就去到村子里乞讨。当讨要到两个菜窝头儿后，饿得两眼昏花的母亲，连咬都舍不得咬一口，赶紧用手帕包好，拿回家给孩子们吃。

有一次，母亲发现水边有一种很像野菜的青草，长得鲜嫩，可就是不知道能吃不能吃，她怕儿女们吃了中毒，就先放到自己嘴里尝尝。这恰巧被我大舅看到了，他说：“要是你中毒有个三长两短，撇下这几个孩子咋办，以后这事儿千万不能再干了！”母亲为了儿女们少挨饿，真是连命都舍得。

母亲，可亲可敬的母亲，我真不知该咋报答您的养育之恩。现在家中的日子好过了，可操劳一生的您，还没享到儿女的福，却匆匆撒手人寰，真让人心疼啊。

和着炉渣，有的地方用耙子也耙不动，母亲就用煤锥一块一块地往外撬。她的手上磨出了鲜亮亮的血泡，血泡磨烂了，也不停止，她硬是用这种“愚公移山”的劲头，一冬天里把院子开垦成了能种庄稼的田地。春天在地里种上大麦，她又不停地施肥、浇水，麦子长势喜人。眼看着麦穗黄了，一家人充满了期待。就在这时，街政府来人了，说吃商品粮的人家，不能有庄稼，种的大麦要归公顶口粮。结果，母亲空忙活了一场。

供应粮不够吃，为了不让我们挨饿，母亲秋天就去农村遛红薯。遛红薯回到家里后，精疲力竭的母亲又忙着把好不容易遛到



缸盖上的负压通气孔过大，导致机油被吸入气缸参与燃烧。找到病因并告知对方，对方按照我介绍的方法，故障立即排除。若不是这位农机手的来信，我还真不知道这类机型在制造中存在的缺陷。

回复读者来信，耗费了我大量精力，但心里却是乐滋滋的。那时还没有手机，没有网络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，主要靠书信。这些书信，除台湾、西藏之外，国内其他省市的都有，信封、信纸五花八门，字迹或清秀，或朴拙，但都很工整。透过这些字迹，似能看到写信人渴望的眼神和翘首以盼的心情。接到来信，我立即提笔，自掏腰包，贴足邮

票，按原址寄出去。几年下来，信件收到了数百封，也寄出了数百封。

从青春年少到三十而立，在基层工作的那些年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这最美的时光，献给农机事业，献给本地和外地农机手，献给天南海北的农民朋友，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，我的心里虽苦犹甜。因为专心钻研，因为甘于奉献，那些年，我多次被评为全国十佳农机秀才和农机科普工作者，这是多么崇高的荣誉啊。

现在，再次捡拾这一摞厚实的信件，犹如穿越时光隧道，回到青春岁月，重温纸上阳光，眼前已是亮堂堂的一片。